

大河湾



冬日精灵 韩立 摄

诗笺

牛庄红色基地行

□卫行立

一
百里晴空五人行，
千林叠翠笑相迎。
风云漫卷掀心浪，
警示长鸣日月清。

二
风漫牛庄烽火临，
云萦热土奏强音。
聆听岁月沧桑课，
不负峥嵘万里心。

三
沟下峰头百里荒，
布衣喋血绿湖枯。
蒙眸六十三株树，
棵棵皆为刀下屠。

四
雨蚀霜铸千岁槐，
腹心常护子孙来。
烽烟犹记钟声在，
化作村魂镇宝台。

五
雷出遇贤赴国筹，
震遭刑辱志难休。
龙腾利器驱倭寇，
赋作英名万古留。

六
前有寒烟后有潮，
一痕暗道晚风雕。
尽头已见燎原火，
胜史难忘世代骄。

陌上风暖

□李竹青

年轮一圈圈
刻下聚散的印记
枝条轻摇
抖落爱恨的尘泥
风穿过四季
来去无拘
那些沉甸甸的往事
终成云淡风轻
步履未停
怀揣远方与期盼
踏过霜雪
走过寂静长夜
转角处
撞见春讯漫溢
嫩芽初绽

花苞缀满岁月的缝隙
陌上风渐暖
残寒悄然消融
久候的芬芳
正循着时光的步履款款归来
愿我们
在新的一年里
放缓步履
收纳岁月中的每寸欢喜
愿我们眸中有光
岁岁长安宁
愿每一个黎明
美好都能如期而至
愿每一程旅途
都有暖意栖居
愿我们的往后余生
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

女儿远行

□谷树一

这个元旦
女儿不顾阻挠
跨过山海关的雄壮
一路坐车到沈阳
独自去旅行
即使捂着口罩戴着棉帽
依然挡不住零下20摄氏度的
浸入骨髓的冷
冰天雪地的滑雪场

依然传来女儿的笑声
女儿的目光
越过沈阳故宫的红墙
与博物馆内馆藏文物深邃的
目光对视
凝视过盛京西塔延寿寺的
香雾缭绕
女儿长大了
我仿佛看到女儿就是
三十年前
那个插上梦想翅膀的我

散文

常念家乡“土”味道

□王小燕

垣曲又名舜乡，炒糕是舜乡响当当的土特产。于我而言，它还是救命的良方、难忘的乡愁。

我出生在山里，才长出几颗牙就断了奶。奶奶将炒糕一颗颗捣碎将我喂大，那醇厚的味道滋润了我懵懂的童年时光。

4岁那年的夏天，我唯一的“红绒兔娃娃”，被母亲拆了给妹妹做鞋面。我心疼又生气，额头一下子长了个鹿角似的大疙瘩，又疼又痒，后来还化了脓。奶奶不知从哪里讨来偏方，把加了食盐、香油、花椒叶的炒糕捣碎碾成粉末撒在脓疮上，一边撒一边哼着歌谣：“面面土试试药，今天下上明天落。”神奇的是，这“面面药”真的吸干了脓水，肿痛消了，伤口结痂愈合了。

12岁那年，我摔断左臂，庸医误诊导致二次受伤，险些落下残疾。后来，父亲带我到解州骨科医院进行治疗。出院时，大夫叮嘱：“保守治疗，多吃含钙食物。”一向活泼的我，觉得没了希望，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父亲听说鸡蛋壳含钙量高，便跑遍村村寨寨寻回一小筐鸡蛋壳。母亲用柴灰烘焙过，让我咀嚼吞咽，但无论如何我都咽不下去。母亲见状提议：“要不把蛋壳碾碎掺到面粉里做成炒糕试试？”父亲用衣袖为我擦干眼泪，拿起锄头挑上筐，

对我说：“走，跟我挖土去。”

母亲和奶奶在家磨粉和面，我和两个妹妹跟着父亲去挖土。父亲边走边说：“咱垣曲又叫舜乡，这炒糕呢，就是舜的两个媳妇娥皇和女英发明的。”

我最爱听故事，瞬间来了兴趣，紧紧跟在父亲身后。

传说舜王住在历山神后村，常进山狩猎耕种。因为山路遥远，他带的干粮要么放坏了，要么硬得咬不动。时间一长，舜的胃闹起了毛病。娥皇、女英心疼丈夫，日日跋山涉水送新鲜食物。那时的陶锅不耐烧，一烧裂，锅中的水便浇灭了火，饭也不熟。有一回，她们好不容易做了一罐汤，半路却摔了一跤，汤洒了个精光。两个人长吁短叹：要是能做成一种久放不坏、好嚼养胃的干粮，该多好！

说来也巧，姊妹俩回家路上遇到一位留着白胡子的老人，正在崖边挖白土。女英上前询问，老人说，这种土细腻干燥、没有怪味道，不仅干净有营养，还能像水一样煮熟食物。

娥皇、女英忙请老人帮忙挖了一筐土带回家。她们和面擀片，又将白土捣碎碾细倒入锅里炒。过了一會兒，这土真的像水开了一样直冒泡，她们把面片埋进热土里。面片面积大，下面都烤糊了，姊妹俩灵机一动，把先前的面片改成了面豆。面豆炒熟，用荆条箬篱捞出，再倒进筐里摇一摇，表面的土没

了。放进嘴一尝，脆脆的，面香混合着淡淡的土香。

从此舜王再进山，随身就带着面豆当干粮。后来这种小吃在民间流传，因其做法和做面条（糕）相似，又是用土炒熟，便得名“炒糕”。

听完故事，我满是惊奇，瞪着眼睛问：“土能吃吗？干净吗？”父亲笑道：“咱吃的五谷果蔬，哪样不是土里长出来的？好看的花卉、治病的药材……土里营养很丰富！这土是净土，没长过植物，没人用过，比山泉水还干净呢！”

我沉浸在古老的传说中，骄傲着、感动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等我们挑着土回家，母亲已把掺着蛋壳的面和好。一家人分工合作，一会儿工夫，炒糕出锅了。灰扑扑的模样不起眼，捏起来硬邦邦，咬下去却嘎嘣脆。唇齿沾土，口舌生津。靠着这一口口炒糕，我那错位的骨头竟真的慢慢长好了。

垣曲炒糕，如今已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舜乡人的“灵丹妙药”：胃不舒服嚼一把，消食化滞；出门在外嚼一把，水土服了；走亲访友送一包，情义真了；求学参军揣一袋，亲情牵挂全有了。跨越千年时光，炒糕从单锅土灶炒到了作坊，又从作坊炒到工厂，如今批量生产的炒糕正从舜乡销往全国，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和醇厚乡情带给更多人。

随笔

□杨志强

元旦前夕，一场雪悄然而至，这是冬天送给新年的礼物。2026年的第一场雪，的确是够早的。

元旦早上，天竟然放晴了，雪像一位急匆匆赶路的使者，忙完这里又赶着去下一站。新年的阳光照着皑皑白雪，凛冽的空气清新宜人，雪又如同神奇的魔术师，把大地装扮一新。

看着路面上、屋顶上，远处山上的积雪，心想，真好，又可以踏雪访梅了。

梅园坐落在舜乡城郊森林公园北区的一角，有百余株梅树。自从公园建成，我早上跑步、晚上散步基本上都在这里，对于梅花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哪一株开得早，哪一株开得晚，哪一株是红梅，哪一株是绿梅，都了然于胸。每每走过梅园，不由得想起丰子恺先生《梧桐树》里的那句话：“公寓楼的窗前有好几株梧桐树。这些都是邻家院子里的东西，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因为它们和我隔着适当的距离，好像是专门种给我看的。”这些梅花，和我也隔着适当距离，也是专门给我种的！呵呵，我竟也如此贪心。

踏雪访梅

午后，气温略微回升，路上的雪开始融化了。于是，我赶紧出门，向梅园走去。

果真，那几株早开的梅花依旧，大概是为了不辜负雪的邀请，边上的几株也悄然盛开，还有的枝条顶端仅开了几朵。不知为何，原本深红的蕾，开放后竟然成了淡粉色，看上去，让人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有人在为梅花拍照，还有几名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子在树下拍视频，树下的积雪因为人们脚底的温热，也都化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早开的梅花也有如此效果。

有人说，观赏红叶以百步之外远视为佳，荷花“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赏梅似乎没有这么多讲究，远观有远观的风景，近赏有近赏的意趣。

绽放的花朵因为有了雪的滋润，显得生机盎然。灿烂的阳光、皑皑的白雪、鲜艳的梅花，相映成趣，组成一幅让人难以忘怀的景色。人们喜欢以花喻美人，看着眼前傲雪斗霜的梅花，觉得它不应该是轻颦浅笑的俏女子，而应该是潇洒飘逸的伟丈夫。

如果雪中的梅花是一场视觉盛宴，那么含苞欲放的梅花更能给人以力量。绕开几株开

了的梅花，走进梅园深处，一株株枝干突兀着，枝丫间的雪半化未化，雪水流过的枝干颜色深黑，其他地方颜色浅灰，目光所及皆是花蕾，一簇簇、一簇簇，形状像小桃子，顶端略微绽放，显露出的是艳艳的红、纯粹的白，还有淡黄和浅绿。星星点点，万头攒动，一个个都像是急着挣脱束缚的束缚，从而绽放自己生命的本色。可以想象，这些花都开的时候，这里就是花的海洋，置身梅花丛中，该是何等享受，那时候，如若再有一场雪，那景色该是何等壮观。

有几只鸟在高处飞来飞去，偶尔叫两声，像是在呼朋引伴；还有一群麻雀在低空飞行，穿梭在梅树丛中；有几只喜鹊在树下跳来跳去，雪地上留下一些难懂的图案。鸟儿们也是来赏梅吧，可惜咱没有公冶长的本事，听不懂它们在说些什么。

梅园的位置在高处，由于雪的缘故，村子显得比平日远了一些，有淡淡的薄雾环绕在村子四周，使村子显得缥缈，宛如海市蜃楼一般。村子里不时传来鞭炮声，隐约还有音乐声，心中不禁感慨，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祖国，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的中国！